

亲历中国丛书

主编：耿昇 李国庆

帝国丽影

(英) 托马斯·霍奇森·利德尔 著文并绘图

(美) 陆瑾 欧阳少春 译

李国庆 校订

*China,
Its Marvel and Mystery*

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帝国丽影

(英) 托马斯·霍奇森·利德尔 著文并绘图

(美) 陆瑾 欧阳少春 译

李国庆 校订



北京图书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帝国丽影/(英)利德尔著;陆瑾,欧阳少春译.—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5.12

ISBN 7-5013-3000-X

I.帝… II.①利…②陆…③欧… III.中国—近代史—史料
IV.K250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33882 号

书名 帝国丽影

著者 (英)托马斯·霍奇森·利德尔著

(美)陆瑾 欧阳少春译 李国庆校订

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(100034 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 7 号)

发行 010-66139745,66175620,66126153

66174391(传真),66126156(门市部)

E-mail cbs@nlc.gov.cn(投稿) btsfxb@nlc.gov.cn(邮购)

Website www.nlcpress.com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厂

开本 880×1230(毫米) 1/32

印张 6.25

版次 2005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-3000 册

书号 ISBN 7-5013-3000-X/K·1277

定价 18.00 元

序

外国人来华，大致始于两汉，继之于唐，盛之于元，明清之际出现了大举涌入的先兆，到晚清时期才形成一股巨大潮流。国外发展至今的一门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——海外汉学，其发祥时代的第一阶段，便是“游记汉学”，亦可称之为“记实汉学”(游记、航海记、出使报告、经商报告、日记、札记、书简、考古报告)；其后发展为“宏观汉学”，即译注中文基本经典和全面笼统地介绍中国；最后才发展成经院式的汉学研究，将汉学纳入到了全人类整体的学术研究范畴中。中国人很早就曾出西域、东渡日本或下南洋。外国人也不断来华，与中国社会各界接触。这就是中国人走向世界和了解世界之肇始，同时也是外国人了解中国并与中国人民交往之源缘。不过，两汉时期的外国人入华，主要还是为了朝拜天朝上国、入贡和从事贸易等，尚谈不到科学和学术方面的探讨。

外国人的来华游记，除了日本遣唐使的历次报告之

外，就是元代入华的方济各会士们了。如柏朗嘉宾 (Jean de Plan Carpin, 1182-1252年)，他于1245-1247年出使蒙古并参加贵由汗的登极大典，回国后向教廷提交了《蒙古史》的出使报告。他的使命是游说蒙古人与西方基督教国家结盟以联合对抗撒拉逊人，同时也充当了刺探蒙古人实力的“间谍”角色。他的外交使命彻底失败了，却提供了西方有关亚洲人类学、宗教学和史地学的第一部真正的科学论著。继此之后，又有鲁布鲁克 (Guillaume de Roubrouck, 1215-1270年) 于1253-1255年出使蒙古，鄂多立克 (Odoric de Pordenone, 1286-1331年) 于1318-1328年出使中国，马可·波罗于1271-1295年出使中国，孟德高维诺 (Jean de Mont-Corvin, 1247-1328年) 于1289-1328年任北京大主教等。其中最有影响者，非马可·波罗及其传世名著《寰宇记》(1298年) 莫属。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说法：“马可·波罗活着的时候发现了中国，死后发现了美洲。”因为哥伦布正是由于在阅读马可·波罗著作时受到启发，为寻找“契丹”和“日本国”，才发现了美洲大陆。这个时期的外国来华人士，必须受中国政府的严格节制。这既是朝贡体制的产物，又具有外交特色，企图与中国结盟而反对其他的政治和经济的潜在对手。南洋与中亚的来华人员，大都是为在朝贡名义的掩饰下经商，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来华人士当属后者。

外国人大量来华并留下记述者，还是等到明末才开始。这基本与西方史学界所说的“地理大发现”是同时代的，也就是自16世纪之后。这期间的西方来华人士的代表是利玛窦 (Matteo Ricci, 1552-1610年)。他自1582年入华，直到1610年逝世于中国。他留下的那部《基督教远征中国史》，是由金尼阁整理翻译后才出版的 (1615年)。在这个时代，来华的外国人不仅数量大增，而且身份也复杂起来了，身负形形色色的使命。有外交官、传教士、旅行家、探险家、商人等，甚至还有海盗和难民。他们所属的地区，已经不仅限于亚洲和欧洲了，而且还涉及到了非洲和美洲。中国已加快了融入世界的步履。此时来华的外国人，除了为“朝贡”贸易之外，已经出现了殖民主义者蠢蠢欲动的倾向了。但中国的主权还是完整的，外国来华人士无法将他们那一整套目的强加于中国。中国依然为“天朝上国”，既想派人出洋巡视天下，也希望天下诸邦来朝。

到了清朝后期，特别是继鸦片战争和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之后，中国国门洞开，外国来华人员更多，甚至还形成了外国的“租借地”和“割让地”一类的“国中之国”。中国的边关就如同不设防一般，任人出入。这一方面与西方殖民列强的崛起，疯狂地掠夺和瓜分海外殖民地、西方资本主义也在贪婪地争夺海外市场有关，同时也是中国清政府的国运日衰、腐败无能造成的灾难性局

面。在这个时期的外国来华人士中，大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和以不同方式与殖民主义的活动相联系。最新奇的是，在大批外国来华人士之中，除了那些传统职业者之外，又多了一批学者式人物：考古学家、史地学家、人类学家、矿业学家、气象学家、动植物学家、建筑师、教育家、艺术家。这个时代的中国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。弱国无外交。清政府不但不能有效地节制这些外国人，甚至还要受制于他们。这与明末和清朝前期的形势相比，已经大相径庭，不可同日而语了。

这些来华的外国人士回国后，或者就在中国（特别是在香港和澳门），大都要写成许多著作：出使报告、信件、游记、考察记、考古报告。他们的这些著作，无论当时是出于什么动机，至今已成了难得的历史资料，成了当时中国的写真。

他们中的许多人，特别是那些学问深奥而又在中国逗留时间较长的人，广泛地与中国各界人士交往，甚至与中国各级官府关系甚笃，直至进入皇宫为朝廷和皇帝本人效力。他们观察问题比较仔细，在各种考察中又动用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和手段。他们特别注意搜集口碑传说。他们记录下的许多内容，是中国官修史不屑于记载或不敢记载的（如宫廷斗争等）。这些论述，完全可以补中国史书之阙，起到补史和证史的作用。

在清代，这些来华的外国人，除了殖民主义的政治因

素之外，还有文化与文明上的不同、文化价值上的差异、社会历史背景方面的悬殊，从而造成了他们在有关中国的著述中，既有真实仔细的一面，又有于其有色眼镜之下变形的一面。但这些人中确有是对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怀着崇仰的心情，不远万里，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，漂洋过海地来到中国，站在一种不同的立场上，用一种异域人的目光，来审视中国文明者。心怀恶意者，确有其人；疑惑不解者，不乏其例；更多的人则是在对中国文明误解的基础上，建构了西方人的中国形象和中国观念。

这些外国来华人士，所代表的利益阶级不同，文化层次参差不齐，鉴别和洞察事物的能力也各有所别。许多人来华之前，便听惯那些有关中国的老生常谈，难免有先入为主之嫌。他们有些人在华停留时间不长，有的甚至仅仅是来去匆匆的过客。他们的记述是否会带有成见、歪曲和不实之词呢？这恐怕是我们面对任何历史资料时，都必然会提出的问题。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官修正史时，不是也存在大量为适应统治阶级的利益，而各取所需地作取舍的做法吗？任何历史资料，只要经过人工整理编纂，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整理者的立场、观点、愿望的遗痕与色彩，从而给后人带来了大量辨伪的工作。这也是历史研究中的普遍现象。更何况那些洋人呢？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，已有20多年了，中国的读者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群体了，完全能够辨别正确与错误，可以通过现象而看到本质。他们

可以区别文化与价值观的差异，也善于区别历史与当代。我们对此不必杞人忧天，过分担心。

学术界许多有识之士，在10年前就曾预言过，中国学术界继文化热之后，必然会出现一股旅游研究和著述热潮。近年来的发展趋势，似乎已经证实了这一点。当代中国人写的游记和考察记、古人游记著作的研究与再版、外国人入华旅行记的翻译出版，已经热热闹闹地哄动了一段时间，目前依然是方兴未艾，大有进一步发展的余地与前途。这种倾向与国外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注重口传史学、口述史学之类“活史学”的潮流，也基本上是互相吻合的。

外国来华人士的亲历记述，种类繁多、语种颇多、数量庞大，特别是难以觅寻。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学问，他也不可能找到所有这些书，更不可能读懂所有这些语言文字的著作。我国过去曾陆续翻译出版过其中的一些，但毕竟是沧海一粟，实难满足广大读者、科研教学工作者的需要。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果断决策，推出了一套《亲历中国》翻译丛书。这实在是一个有远见和有气魄的正确决策，必然会获得圆满成功。这也是出版家为促进科研和教学的发展而做出的一项贡献。

《亲历中国》只收入来华外国人的亲历记实性著作，包括探险记、笔记、考察报告、出使报告、书简等。内容力求客观、公允、真实，并兼顾其科学性和可读性。在允许的范围内，力求满足中国学术界的需要，填补空白和弥

补不足之处。

本丛书的译文力争达到高水平的信达雅，尽量保持原貌而不作删节。

在《亲历中国》丛书出版之际，笔者应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郭又陵先生、本套丛书的责任编辑周玉玲先生之邀，草书本序言，以表心意。衷心祝愿这套丛书对于国内学术界理解和认识国外的中国研究，进而借他山之石攻玉，促进本国学术发展，能有裨益，做出贡献。

耿昇

2004年4月20日于京西陋室

译者前言

本书作者托马斯·霍奇森·利德尔 (Thomas Hodgson Liddell) 1860 年生于英国艾丁堡，并于当地皇家高中 (Royal High School) 学习绘画艺术，擅长油画和水彩风景，作品自 1887 年起就在伦敦著名的英国皇家艺术学会 (Royal Society of British Artists)、皇家学院 (Royal Academy) 等场所展出。他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会员，一生主要生活在伦敦，1925 年去世。要不是来过一趟中国，他也会和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画家一样，从后人的记忆中消失。现有的少数正式传记资料主要记载的就是他 1907 年远游中国的绘画之旅，以及 1909 年作为此行的成果在英国艺术学会 (Fine Art Society) 所举办的画展和出版的本书。他的作品近年出现在拍卖市场上的有《从九龙眺望香港》(1998)、《北京喇嘛庙》(2003)、《珠江渔舟》(2005) 等，售价在 300~500 英镑之间。在中国，目前只看到北京大学沈弘教授所编的《晚清映像——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5) 一书提到有“英国画家李通和”这个人。

利德尔这个名字是按现在的惯例音译的。本书所附中国护照上他的名字是李德尔，音意共用，中英合璧；英文原著封面上则是李通和，完全中式，用意良好；内封上还有一方中式印章，是李岱洛，也是完全中式的，既谐音又紧扣他对中华山水的热爱，可谓妙语天成。想必他对这最后一个名字也是十分欣赏的，所以在描绘中国风景的水彩画上除英文签名外，也都钤有这方印章。

现有的传记资料没有提到的是（作者自己在前言里也没有、在文中也只隐隐约约地透露），他家跟中国的关系其实很深。他的哥哥（Charles Oswald Liddell, 1854~?）当年上海洋场称黎德尔。1890年前后就来华，首先开办的平和洋行（Liddell Bros. & Co. Ltd）是英商上海“十大企业”之一，除做中英贸易外并有中国玻璃公司，后又有哈尔滨平和洋行（胶合板厂），天津经营皮毛、棉花的平和洋行和武汉的分行等。抗日战争期间，他们一家人被关过日本人的集中营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他们家族的大陆产业于1953年交公，全家移居香港。据黎德尔家族的后人说，本书作者无意参与家庭的商业活动，更愿意做一个画家，似乎跟当年中国的士大夫心意相通。

利德尔于1907年来华，怀着一个艺术家的神圣使命，即他在本书的前言中说的，以写实手法描绘这个伟大帝国的自然与人文风光画面，使欧洲人不仅对这个国家，而且对其文明及民众高雅的艺术品味，都有更高的评价。他也是带着对中国的巨大敬意与好感回国的。作为此行的成果，本书（书名直译是《中国：她的奇迹和神话》）记录

了他在中国从香港到山海关旅行写生的经历，画面和文字里洋溢着他对中华山水的热爱和中国文明的尊重，可以证明他所言不虚。可是，他说“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有人有意制作系列的图画，来展示我们欧洲人熟知或感兴趣的‘中国’”则与事实不符。

即便不说荷兰人尼霍夫（Johannes Nieuf, 1618~1672）、法国人博絮埃（Auguste Borget）分别于1665年和1842年就出版了他们的中国游记和画册，利德尔的同胞，威廉·亚历山大（William Alexander, 1767~1816），也于1793年随历史性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后，带回去大量的画稿，随后出版了多种系列画册。1843年，利德尔的又一个同胞，托马斯·阿罗姆（Thomas Allom, 1804~1872），又出版了大型画册《中国：那个古代帝国的风景、建筑和社会风俗》，尽管他本人没来中国，那是根据他人的作品再创作的。

这并不是说利德尔就不再是“一个艰难的先行者的角色”了。我们应当知道，在鸦片战争之前，清廷是不许外国游历内地的；五口通商之后的一段时期内，禁令仍然有效。利德尔不但游历了五口之外的许多地方，并且得到慈禧太后恩准进了颐和园作画。同时我们也应当感谢他严谨的写实主义。对比上述其他画作多多少少都有的变形，不管是美化还是丑化，利德尔给我们留下的却是最接近原貌的百年前的中国形象。百年中国，沧海桑田。利德尔的书和画给我们提供了生动的抚今追昔的凭藉，华洋通和的坐标。仅此一点，我们就应当记住这个英国画家李通和！

目 录

1 / 描绘中国：画家的使命

4 / 第一章 香港

初到香港印象

11 / 第二章 新旧九龙

第一次作画

16 / 第三章 澳门

葡萄牙旧殖民地和贾梅士的暂居之地

21 / 第四章 广州

初到广州——广州城——珠江——当铺——船民——街

景及逛街

27 / 第五章 从城墙看广州

陵园——英国领事馆——广州的水及小镇上的第一次写生

31 / 第六章 上海

到达吴淞——沿江而上——外滩——南京路——冒气泡

的井——赫德爵士离开中国

37 / 第七章 上海老城

城门与街道——新马路——老茶楼和它的传说——布头
庙——绘画的困难——我的坐轿——警察的干扰——“你得有
执照”——获得批准——我在中国商店和老茶楼前作画

45 / 第八章 上海（续）

驾车去龙华——寺庙——坟头的茶——埋葬的陋习——
鸦片——公开焚烧鸦片馆的烟具——戴枷的囚徒——一场冰雹

51 / 第九章 苏州与太湖

游艇——管家——沪宁铁路——在船上——好奇村
民——我对中国水路的初次印象——抽水机——穿过一个村庄

57 / 第十章 平湖

乘船去平湖、杭州等地——画平湖孔庙——买瓷器——
神龟——贞节牌坊——朋友欲照相——去嘉兴——留声机

63 / 第十一章 杭州西湖

到达杭州租界——蚊子——西湖——堤岸——小岛——
灵隐寺——箫石

67 / 第十二章 杭州城

北门——梅医生的医疗团和他的宝塔——山中骑马——
买古董石狮——苦力的骚动——我的银币被偷了——夜——
萤火虫、甲壳虫与青蛙——画水牛

73 / 第十三章 告别杭州

友人告别——银行支票——扇铺——在城门画画——路
上的棺材——酷热——杭州城之夜——失火——告别杭
州——大运河上——回上海

79 / 第十四章 日本

假期——与中国比较

84 / 第十五章 北戴河

从日本返回——仆人的外衣——北行——威海卫——旅顺——秦皇岛——伞——到达北戴河——马车——驴——马鞍和缰绳——“调味瓶”——海浴——1900年事件的标志——打鹌鹑——巨柳——村里的铁匠——暴雨和水灾——石头庙——郊区

94 / 第十六章 山海关

第一次目睹长城——日军摧残文物的行为——恶劣气候——洪水——铁路桥被冲走——旅馆里挤满了等候火车的旅客——骑驴上长城——长城的传说

102 / 第十七章 天津

离开山海关——到达天津——外国租界——白河——中式晚宴

108 / 第十八章 北京

晚上抵达——乘黄包车——拜访公使馆——申请赴热河的行宫画画——从内城墙看北京的粗略印象——皇宫景观——公使馆四合院——哈德门大街

117 / 第十九章 游北海

乘车去北海城门——蒙受接待——中国皇宫——建筑与装饰——青铜器皿——白色大理石灯笼——莲湖泛舟——皇帝的软禁室——九龙壁——白塔一瞥——御花园

122 / 第二十章 天坛

失望——不许去热河行宫绘画——天坛——进入天坛
庭院——祈年殿——皇帝的斋宫——祭坛

131 / 第二十一章 雍和宫

描述——吵闹之屋——喇嘛弟子——一人的骚扰——
与众和尚的友谊——露天礼拜——和尚的念珠——一堂绘
画透视课——大佛——喇嘛的服饰

137 / 第二十二章 孔庙与国子监

石鼓——神梯——国子监——琉璃牌坊——黄寺

142 / 第二十三章 十三陵与南口

旅行——舒适的旅店——骑驴去十三陵——第一牌
楼——神道——毁坏的桥梁——大殿——陵寝——繁忙的
交通——通往蒙古的门户

153 / 第二十四章 远观颐和园

未驯之马——五塔寺——路面交通——玉泉——琉璃
塔——鼓楼看北京——警察管制

161 / 第二十五章 获得敕令

164 / 第二十六章 颐和园

款待——住处和随从——首次周游颐和园——总体印
象——昆明湖——佛香阁——智慧海——铜亭——大牌
楼——石舫——铜牛——绘画时的随从队列——奇寒

178 / 第二十七章 返回北京

皇帝和慈禧太后之死——令人焦虑的时刻——再见